

犹太《圣经》的世界性及与现代文明的联结

刘洪一*

内容提要 犹太《圣经》不仅开启了犹太文化之源,而且昭显了突出的世界性意义,主要表现在《圣经》以对世俗性生活、生产要素的汇聚整理和显著的史实特征,显示出典型的超神学性;《圣经》以对周边异质文化要素的吸纳、整合和创造,展示了一系列具有启始性、起源性的文化意象,呈现了可资参照的文化元典意义;《圣经》以一种非形式化的审美理想、突出的具象化思维、典型的文学性文本特征,展示出强烈的审美性;《圣经》以人为重心,以对人的境遇、情感、愿望、幸福等的强烈关注为标识,呈现了强烈的个人性;《圣经》以对权威的怀疑、挑战,对犹太人自身的怀疑和反思,表现了突出的批判性。《圣经》的世界意义展示了犹太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一种联结,其深层则蕴涵着犹太传统的延展、更新及未来走向等富有挑战性的文化命题。

关键词 犹太《圣经》 超神学性 文化元典 审美性 个人性 批判性

埃弗拉姆·舍缪里(Efraim Shmuli)在他的《七种犹太文化》(*Seven Jewish Cultur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Jewish History and Thought*)中,把犹太文化划分成七种,即:

1. 圣经(Biblical)文化
2. 塔木德(Tamudic)文化
3. 诗化—哲学(Poetic-Philosophic)文化
4. 神秘主义及其分支 哈西德运动(Mystical, and its offshoot, the Hassidic movement)文化
5. 拉比(Rabbinic)文化
6. 解放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Emancipation)
7. 民族的以色列文化(The National-Israeli Culture)^①

舍缪里在这里是对犹太历史与犹太思想的历时沿革进行了一种大致的划分,犹太文化显然是难以用“七种文化”来断然区分的。但舍缪里的这种梳理不仅概要性地整理了犹太文化演变中的几种主流,而且将犹太文化的沿革脉络清晰地归纳出来,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犹太文化之源在于她的《圣经》文化,由《圣经》文化而衍发了犹太历史上不同时间段的塔木德文化、诗化—哲学文化、神秘主义及其分支和哈西德文化、拉比文化、解放文化、民族的以色列文化。可以看出,犹太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有不尽相同的文化倾向(或侧重于宗教神秘,或表现出一定的诗化—哲学、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等特点),但都源于元典性的《圣经》文化和《圣经》精神。不仅如此,在犹太文明与世界(尤其是现代世界)的关系维度上,犹太《圣经》还彰显出十分明显的普世价值;《圣经》以其丰富的“原初质”,在相当程度上开启了现代世界的文化源泉,它所产生的文化累积效应(cumulative impact)突出地呈现了《圣经》的世界性意义。

* 刘洪一,深圳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犹太文学—文化、比较文化研究。

如果说“20世纪最获进展的学科,当属原子物理学和圣经学”(山本七平 34),那是因为人们愈来愈发现“大多数‘现代人’不再思考、视为天然的行为方式,其根源可能都要追溯到《圣经》,追溯到这块‘西方文明的基石’(Cahill 7—8)。《圣经》不仅是犹太人的,也是世界的。本文旨在除却纯神学的演绎,试图在文化理论的视野里,简要梳理《圣经》的世界意义及其文化累积效用。

一、《圣经》的超神学性

《圣经》对犹太教乃至基督教的神学意义及神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圣经》的超神学价值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这也正是形形色色的以科学理念和方法为主导的“现代圣经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圣经》的世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基于《圣经》的这种超神学性。

对《圣经》所蕴藏的各种世俗性生活、生产要素的发掘整理,成为《圣经》重要的超神学价值所在。人们从《圣经》记载中,可以非常真实地了解到古代犹太人及其生活地的农事活动,诸如种植(《创世记》9:20)、灌溉(《申命记》11:10)、修剪(《利未记》25:3)、耙耕(《约伯记》39:10)、收获(《撒母耳记上》6:13)、簸粮(《路得记》3:2)等等,以及所产的大麦、小麦、红豆、葡萄、橄榄、柑橘、无花果、石榴、番石榴等。同时也可以发现,《圣经》时代的采矿业已很发达,《申命记》8:9载曰:“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创世记》还记载,在西汀谷(即死海地区)有许多石漆坑(14:10),也就是今人说的沥青矿。其它牧猎工事,诸如牧羊、捕鱼、狩猎、射艺、雕刻、纺织、建造等等,以及饮食起居、卫生保健、婚姻嫁娶、音乐弹唱,亦都有十分详尽的记载。^②

《圣经》的史实性问题是现代圣经学关注的重要论题。1929年,英国的伦纳德·伍莱爵士(Leonard Woolley)进行的“大洪水”发掘,轰动世界,他通过对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河谷地区粘土层的发掘,证实了3500年前在两河下游长约600公里、宽约150公里范围内的洪水大灾害。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圣经》常被作为一部以色列史来解读。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当“埃及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时候,对《圣经》史实性的研究也由此得到了很大的促进,诸如古代犹太人与埃及的各种隐秘联系,甚至包括摩西的民族渊源及真实身份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都在努力追究《圣经》的史实性。包括美国纽约《圣经》考古学会会长加利·格林伯格教授的《圣经之谜: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The Moses Mystery: The African Origins of the Jewish People*),以及英国苏塞克斯埃及学会会长戴维·罗尔博士的《时间的检验》(卷一)《圣经:从神话到历史》(*The Bible: From Myth to History*)等都有相当影响。

如果说《圣经》的世俗性生活、生产要素及其一定的史实性特征构成了《圣经》超神学价值的基本质地的话,那么《圣经》中的各种超神学的理念、意识和思想,更加成为现代世界值得开发的资源宝藏。托马斯·卡希尔(Thomas Cahill)在他的*The Gifts of the Jews*一书中,曾较为详尽地梳理了《圣经》在文明进程方面对世界和现代人的影响,他甚至发现,人类生活中的许多美好词汇,如创新、探索、个性、个人、使命、历史、时间、未来、自由、进步、信仰、希望、正义等等,都是《圣经》和犹太人奉献给世人的礼物。^③由《圣经》所孕育的犹太思想,甚至包括哈巴拉神秘主义,都为早期现代欧洲的科学发现带来了重要启示。David B. Ruderman在他的*Jewish Thought and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曾有系统整理。^④

二、《圣经》的文化元典意义

谈犹太《圣经》的文化元典意义并不意味着《圣经》中的一切文化要素都具首创性,但《圣经》在对上古周边异质文化的吸纳中,能通过有机的整合而生发出新质意义,从而对犹太文化乃至世界文明产生重要的启示性影响。

古代犹太文化特别是《圣经》对周边两河文化、埃及文化等的吸纳是全方位的。从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关于大洪水、方舟、通天塔等的描写,到安息日、割礼乃至燔祭、平安祭、素祭等习俗的承传,都不难看出《圣经》与异质文化的内在联结,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导致了利奥·拜克所推创的“每当发现《圣经》与其他古老民族宗教文献之间存在的联系,就会产生一种否定犹太教创造性的倾向”(拜克 13)。但犹太文化的创造性恰恰就生成于它的综合,《圣经》把其他古老民族的文化资源整合成系统的具有新质意义的文化意象,这些文化意象具有典型的初始性,借助《圣经》文本及其学说的传播,在犹太文化及犹太之外的文化土壤上,存留了种种启始性的文化种子。

因而,各种“起源”性的文化要素从《圣经》中被发现出来——尽管这种发现可能还需要得到更加深入的论证:

1. 时间与空间的起源:“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1:1)。
2. 物质宇宙的起源:“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记》1:1—25)。
3. 人类的起源:“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记》1:26—2:24)。
4. 乌托邦(伊甸园)的起源:“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创世记》2:8—17)。
5. 罪恶的起源:蛇引诱夏娃偷食禁果,蛇受咒诅,夏娃、亚当受罚(《创世记》3:1—20)。
6. 理智与感觉的起源:亚当夏娃偷食智慧果,羞耻感产生,躲避上帝(《创世记》3:7—12)。
7. 救赎的起源:人因犯罪而需救赎,引伸出上帝的应许……(《创世记》3:8—24)。
8. 痛楚的起源:人因犯罪,引致惩罚,女人怀孕的痛楚,男人终身劳苦……(《创世记》3:16—19)。
9. 家庭生活的起源:“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创世记》4:1—2)。
10. 争斗凶杀的起源:该隐、亚伯兄弟阋墙(《创世记》4:3—15)。
11. 城市文化生活的起源: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其子孙后代成了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打造铜铁利器的祖师……(《创世记》4:18—22)。
12. 种族分类和国家的起源:“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些人的后代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创世记》10:1—32)。
13. 语言混乱的起源:“原先,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他们要建一座通天的塔,上帝见后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创世记》11:1—9)。

……

诸如此类的文化“起源”在《创世记》中难以胜数。在《圣经》的其它部分,具有“启始”性的各种文化元素(从律法、信仰、道德、观念到家庭人伦、文学艺术等等)也都有普遍呈现。

托马斯·卡希尔认为,由于犹太人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西方世界观的一部分,因此,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思想已经像基因代码一样渗入了人们的细胞。^⑤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圣经》的文化元典意义并不意味着《圣经》这部古老之书为犹太人和世界预设性地指定了文化生长的一种格式、路径。事实上,《圣经》包容了人类生活中的所有混乱与矛盾,那些充满矛盾的原始素材、意象与意念,为后人提供了多样性的解释空间和思想可能,《圣经》的文化元典价值主要就在于此。即使在犹太文化的话语中,《圣经》亦未一成不变地“规范”后人,而是鲜活、随机地“适应”时代,就象利奥·拜克所说:“《圣经》本身总是伴随着时代向前发展,而每个时代总会获得自己的《圣经》。斐洛、阿素巴、迈蒙尼德、门德尔松在《圣经》中发现的东西是何等的不同!”(17)《圣经》在犹太文化的沿革中是这样,对于其他文化的解读更是如此。

三、《圣经》的审美性

《圣经》的文学研究可以说是现代《圣经》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对《圣经》审美价值的集中关注,在学界尚不多见。这或许多少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宗教是根本排斥美与审美的,作为宗教文本的《圣经》,尽管近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领悟到它的文学性,但其审美性和审美价值却是一个相当隐晦与棘手的问题。

《圣经》的审美意义首先体现在《圣经》呈现了一种与神圣性内涵相结合、以事物的内在品性为主导,具有较强非形式化倾向的美的理念和审美思想。美在《圣经》话语中首先被界定为一种与上帝及其神学相关联的品性构成,甚至被视作上帝神性的一种外延和流溢。《诗篇》对上帝的唱到:“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8:1);“因歌颂我的上帝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147:1)。在对《圣经》的梳理中可以发现,虽然不是与上帝有关的一切都是美的,但被认作美的却常常是与上帝有关的,例如迦南地被称为“美地”,对上帝的献祭被称为“美祭”,等等。与此相联系,《圣经》中的“美”还常与“善”并提,合为“美善”,因此《圣经》关于美的理念中又包含了明显的道德属性和道德指引,它的审美判断又与其道德判断相叠合。这样,《圣经》有关美和审美的思想明显表现出对事物品质、品性的关注,而不是将美的本质界定在事物的外部形式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圣经·箴言》31:29);“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圣经·箴言》11:22)。《圣经》的这一审美理念代表了一种非形式化的审美传统。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中一种相当复杂、矛盾的情形是,《圣经》一方面倡导以事物的内在品性为主导的审美理念,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典型、突出的具象化思维,通过叙述性语言甚至“故事”的描写,将其思想学说形象化地表现出来。所以《圣经》文本常常是一串串的故事,上帝与世界、上帝与人的各种关系,乃至其中那些深奥、抽象的“道理”、“思想”,无不是通过具象化思维的操作,借助“创世”、“伊甸园”、“智慧果”、“洪水与方舟”、“出埃及”甚至各种异象、譬喻等形象化地表现出来的。这其中蕴藏了《圣经》巨大的审美感召力。

就《圣经》文本本身而言,它的文学性特征及文学价值业已为犹太人和世界文化所普遍认同,自18世纪中期以来,有关研究著作就不断出现,罗伯特·洛斯(Robert Lowth)、S.R. 德莱弗(S.R. Driver,著有《旧约文学》)、R.G. 摩尔顿(R.G. Moulton,著有《圣经的文学研究》)、戴

维·诺顿(David Norton,著有《圣经作为文学的历史》)等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建树和影响。无论是《圣经》所呈现出的神话传说、史传文学、先知文学、智慧文学、祈祷诗、赞美诗、哀怨诗、咒诅诗等充满审美魅力的文学样式,还是它的异象、变形、夸张、拟人、明喻、暗喻等文学技巧、修辞,对整个西方文学乃至现代世界文学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深远的,关于这一点,摩迪凯·开普兰曾说:“至于从纯粹的‘审美’观点来看,可能会有人认为并且确实大都认为,它的整个文学遗产正是人类最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一点,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事情”(234—235)。

《圣经》所特有的审美理念、具象思维及其文学性文本、语言修辞等等,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超越宗教、超越文化的审美张力,这一点虽尚未被学界充分发掘,但这实质上正是《圣经》世界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圣经》的个人性

在犹太教的系统中,上帝、人、世界是三个核心要素,三者之间的多种联系构成了犹太教的基本论题和基本建构,在这个问题上,Franz Rosenzweig等都有深入分析。^⑥在犹太教的具体论证中,上帝、世界与人三者之间,上帝无疑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在犹太教的神学推演和逻辑演进中,上帝的位置、作用、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文化的话语中,我们又不难发现,透过犹太教的神学层次,在《圣经》的建构系统中,还呈现着一个以人为重心的“人本层次”。在这个层次中,人(包括犹太民族、个人或一般的人)的境遇、精神、意义、价值等等成为探讨和论证的中心论题,在神学概念、神学推理的神圣帷幕之下,涌动着的是以人为核心的世俗性的溪流,这条溪流的源泉就是人和人的需求。我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奥·拜克等犹太思想家才明确认为以色列的思想以人中心,也正是由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文化研究的话语中,《圣经》的中心论题是人。

而且还要指出的是,《圣经》关心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可感的、生活着的个人。《圣经》对个人的境遇、情感的真切关注使得《圣经》充满了人情味,呈现出很强的个人性。《约伯记》是一个很典型的篇章,约伯的愁苦、困惑、悲观、孤独无援的境地以及对上帝的哀怨,既切中了其时的“个人”处境,又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生命困惑。散布在《圣经》中的哀怨诗、祈祷诗、咒诅诗、赞美诗以及“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为代表的众先知及其作品等等,因对个人的孤独、愁苦、困惑、愿望、幸福等的直接表露,也使得《圣经》的“个人性”特征彰显无疑,“每个人从《圣经》的言语中都能倾听到自己的愿望、希望和思想,每个个体也能从中倾听到他心底的热情。《圣经》是如此接近心灵,以至于决不能从历史的观点来理解它。犹太教在自己随后的发展岁月中,决没有把《圣经》当作一种古籍,它仍是一本关于生活的书,一本关于每一个新时代的书”(拜克 16)。

《圣经》的个人性特征其实在犹太教自身的建构体系中亦不难找到它的合理性依据。人是上帝惟一神的映像,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但每个“个人”又都是独一无二的,分别与上帝保持着息息相通的联系。所以在犹太教的展示中,上帝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人性化的上帝,他与人类并无二致。《圣经》的“个人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人性化上帝的一个自然结果。

这样,《圣经》的“个人性”特征不仅帮助任何时代的人从中找到共鸣,找到问题的出处和解答的可能,也向世人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指引。而且,这种指引不光是道德情感的,也是行为、实践上的,有人将《圣经》概括为一个单词——“做”^⑦原因也正在于此。至此可以说,《圣

经》的个人性,正是它的世界性,是其世界意义的基质,也是其世界价值的一个核心。

五、《圣经》的批判性

在《圣经》的精神中,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意识和批判意识充斥其中。《圣经》所显示的这种批判性首先体现在它对权威的怀疑、挑战,甚至以“与上帝论辩”(Arguing with God)的形式表现出对上帝的困惑乃至悖离。拉比 Anson Laytner 先生在其名著《与上帝论辩:一个犹太传统》中,十分详细地梳理过《圣经》对上帝的诸种论辩。^⑧笔者对《圣经》的考辨发现,《约伯记》等篇在同上帝论辩时,是围绕着几个重要的论题展开的。首先是“人是否失约?”的问题。《诗篇》对上帝唱到:“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队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赢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作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圣经·诗篇》44:1-18)。“契约”是上帝同人之间的关键纽带,是否失约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诗篇》的这段表白,不啻是对权威上帝的一个巨大冲击。在“上帝为何苦待百姓?”、“恶人为何反享平康?”等论题上,《圣经》也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论辩。《圣经》的这种论辩建基在强烈的理性精神、正义论和道德感上,这样,虚妄的神学权威便得到了一次沉重的消解,就象犹太拉比所发现的:“约伯向上帝挑战,只是因为他把在上帝面前说实话当作是一种道德责任”(Laytner 33)。

《圣经》的批判性还体现在《圣经》对犹太人自身的怀疑和反思上。这种怀疑、反思在《圣经》中有时是借助神学的论证进行的,例如把犹太人的灾难、不幸往往归结为犹太人违背上帝的约、不践前言。但《圣经》中亦有大量针对犹太人现世生活、现世行为的理性批判,这种批判与犹太教作为一种民族宗教所体现出的民族主义针锋相对。当代犹太哲学家埃马纽尔·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曾认为“犹太人是那群怀疑自己的人,某种意义上,是那些隶属于‘无宗教信仰的宗教’的人”(拜克 205)。《圣经》所表现出的对犹太人自身、犹太传统自身的怀疑、反思、批判,从文化原生质的意义上昭显了犹太人的世界主义精神,《圣经》的这种批判精神甚至影响了后人对《圣经》的阅读态度,譬如《塔木德》并未成为《圣经》的简单延伸,但“它愿意作为《圣经》意义的第二层次,以批判性和完全自觉的理性精神摄取《圣经》的各种含义”(勒维纳斯 8)。纽约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了 Laurence J. Silberstein 和 Robert L. Cohn 编辑的《犹太思想和历史上的另类》(The Other in Jewish Thought and History),对了解犹太思想史上的“另类”现象不无帮助。^⑨《圣经》的批判精神不仅针对任何权威,也针对犹太民族本身,这种永恒的普遍怀疑论和批判意识,是文化演进的巨大动力,这也正是任何时代、任何文化所普遍需要的。

当然《圣经》的世界意义还不止于此。《圣经》在道德、伦理、律法、智慧等不同层面都蕴涵着丰富的宝藏,但它的超神学性、文化元典性、审美性、个人性及批判性特征,无疑构成《圣经》世界意义生成和体现的主导方面。《圣经》曾提到 70 个民族是人类在地上的万族,上帝和摩西都试图将《圣经》传播到万民中去。今天《圣经》在世界上已翻译成大约 2000 种文字(方言)。犹太《圣经》的世界意义昭示了犹太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一种联结方式,在这种联结的背后,不仅涉及异质文化的相互采借问题,更涉及到犹太传统的延展、更新和犹太文化的历史走向,这必定成为犹太文化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更为深刻、尖锐的命题。

注解【Notes】

- ① See Efraim Shmueli , *Seven Jewish Cultures , A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ought*(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0)12.
- ② See William L. Coleman , *Holyland. com* , Bethany House Publishers 2001 .本文关于犹太《圣经》的引文采用中文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译文。
- ③⑤ Thomas Cahill , *The Gifts of the Jews*(Nan A. Talese/Anchor Books , 1998)240 – 241 245.
- ④ See David B. Ruderman , *Jewish Thought and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⑥ See Robert M. Seltzer , *Jewish People , Jewish Thought :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 1980)736 – 42.
- ⑦ 参阅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傅永军等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年 46。
- ⑧ See Anson Laytner , *Arguing with God : A Jewish Tradition*(Northvale , NJ :Jason Aronson Inc. , 1990).
- ⑨ Laurence J. Silberstein and Robert L. Cohn , eds , *The Other in Jewish Thought and Histor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199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傅永军等译。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Baeck , Leo. *The Essence of Judaism* . Trans. Fu Yongjun ,et al. Ji 'nan :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 2002.]
- Cahill , Thomas. *The Gifts of the Jews* . New York :Nan A. Talese/Anchor Books , 1998.
- 摩迪凯·开普兰《犹太教 :一种文明》,黄福武等译。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Kaplan , Mordecai. *Judaism as a Civilization* . Trans. Huang Fuwu ,et al. Ji 'nan :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 2002.]
- Laytner , Anson. *Arguing with God : A Jewish Tradition* . Northvale , N J : Jason Aronson Inc. , 1990.
- 勒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道风书店, 2001年。
- [Levinus , Emmanuel. *Quatre Lectures Talmudiques* . Trans. Guan Baoyan.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01.]
- Ruderman , David B. *Jewish Thought and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 New Haw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山本七平《圣经常识》,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年。
- [Yamamoto Shitsihei.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 Trans. Tianjin Translation Center. Beijing :Oriental Press , 1996.]

责任编辑 杨 建